

(香港)

黃易

◎異俠系列之

大唐雙龍傳

四十



黃易作品集

79

社

董易作品集·异侠系列

大唐双龙传

第四十册
六十一卷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双龙传 / 黄易著 - 北京 : 华艺出版社 , 1997. 10

ISBN 7-80039-754-8

I . 大 … II . 黄 … III . 长篇小说 : 侠义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2746 号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1/32 248.0 印张 5472 千字

2000 年 1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039-754-8/I · 662

定价：现四十册 450.60 元 本册 8.80 元

华艺出版社
正版黃易作品：

玄幻系列：

- 寻秦记 (六册)
大剑师传奇 (三册)
星际浪子 (三册)
超级战士
时空浪族 (一册)
幽灵船 (一册)
灵琴杀手 (一册)
域外天魔 (一册)
迷失的永恒 (一册)
龙神 (一册)

异侠系列：

- 大唐双龙传 (现四十册)
覆雨翻云 (七册)
破碎虚空
荆楚争雄记 (一册)

超自然系列：

- 文明之谜 (一册)

(请读者注意：处本版作品外，
其余皆为盗版。联系电话：
010-13801256585)

责任编辑：胜 寒

其人其书

黄易先生乃新武侠和科幻小说一代大师，自创“玄幻系列”和“异侠系列”，以独特的笔触，深刻的思想，妙想天开的情节，动人的性格意境，深受港台读者热烈欢迎，俨然带起了一股新品种小说的潮流。毫无疑问正走在时代的尖端上。他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，以那种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，进行着对这时代的深省；无论在超时空的国度里，或在古老日子里武道的追求中，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。看他的书，便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，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城里。

第一章 生命何物

寇仲和徐子陵见跋锋寒的手握上剑柄，大吃一惊，两双眼睛同时射出请求他高抬贵手、暂忍一时之气的神色。

傅君瑜更是秀眉紧蹙，双眸含煞。

跋锋寒苦笑摇头，手离偷天剑，沉声道：“我跋锋寒认为不论任何人，包括傅大师在内，对生命根本没法作出超然或终极的判断。我们既不知生命从何而起，更不知生命的结果是甚么？否则我们会是无所不知的神仙。”

傅采林发出一声叹息，平静的道：“说得坦白，坐！”

四人交换个眼色，始明白傅采林非是希冀得到准确的答案，只是借此秤秤他们的斤两，看有否入座的资格。

寇仲轻推徐子陵一记，着他先说话，暗示自己仍需时间思索。

除子陵收摄心神，凝神沉思片刻，轻轻道：“对我

来说，生命虽是没有人能解开的谜，却非是无迹可寻；线索隐藏于每一个人的自身，却因生死间无法逾越的鸿沟而终断。此正为佛道两门中人努力追寻的方向和目标，只有悟透自身存在的秘密，生命之谜才有机会被解开。”

傅采林道：“说话的是否徐子陵？”

徐子陵心中浮现师妃暄的玉容，想像从她仙心可提供的答案。闻言恭敬道：“正是晚辈！”

傅采林柔声道：“答得不错，难怪君婢看得人眼，坐！”

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，心中泛起希望，因为傅采林对他们并不如猜想中那么差。

寇仲心中暗叫他奶奶的熊，然后豁出去的道：“小子的答话肯定及不上子陵，唉！我怎么说才好？因为这是我不愿费神甚或害怕去思索的问题。生命稍瞬即逝，又是如此漫长；如此不足，却又可以非常完满。我常希望生命只是一场大梦，梦醒后尚有其他，而非是绝对的黑暗和虚无！那是在我小脑袋内转转也教人不寒而栗的可怕念头。”

傅采林默然片晌，最后道：“若无所感，岂有这番说话，坐！”

傅君瑜低声吩咐道：“脱靴后随便找个位子坐下，

不用拘礼，舒适便成。”

跋锋寒苦笑摇头，见三人乖乖听话，无奈下只好遵从。

寇仲第一个踏上白地毡，目光先往位于傅采林右下首倚枕半卧、尽展娇态的傅君嬌投去。傅君嬌立知不妙，杏目圆瞪，露出强烈的抗议神色时，寇仲笑嘻嘻来到她旁，竟就那么只隔两、三尺的躺下去，与她共享同一个大蒲团，还叫道：“嬌嬌你好！”

他不理傅君嬌气得半死的动人表情，改向名列天下三大宗师之一的“奕剑大师”傅采林投去，立时看呆眼。

徐子陵来到他身旁盘膝坐下，侯希白在斜对面找到一组软枕，跋锋寒举步移至离傅采林最远的一端，最后一个人位，目光先后往傅采林投去，也像寇仲般为之愕然。

看傅采林魁伟完美的背影，听他充满奇异魅力并能使人甘心遵从的动听声音，配上众高丽美女的花容娇态，四人都是联想到他有一张英伟至没有任何瑕疵的脸孔，事实却刚好相反，傅采林拥有一副绝称不上俊美、且是古怪而丑陋的长相。

他有一张窄长得异乎常人的脸孔，上面的五官无一不是任何人不希望拥有的缺点，更像全挤往一堆似的。

令他额头显得特别高，下颌修长外兜得有点儿浪费，弯曲起折的鼻梁却不合乎出例的高耸巨大，令他的双目和嘴巴相形下更显细小，幸好有一头长披两肩的乌黑头发，调和了宽肩和窄面的不协调，否则会更增别扭怪异。

此时他闭上双目，似在聆听只有他法耳能闻得天地间某种仙韵妙籁。

池心平台上鸦雀无声，凌烟池波纹荡漾，微风拂过沿岸园林楼阁围起的广括空间，面对如此奇特的一个人和深具异国风情的各个高丽美人儿，四人早忘掉这不但是唐宫深处，更是主宰着现时天下形势且是战云密布，形势凶险的长安城。

傅采林仍没有张开深凹下去、眼皮搭拉的细长双目，悠然道：“你们喜欢沉香的香气吗？”

侯希白回过神来，点头道：“我一向喜欢这香料。”

傅采林浅叹一口气道：“沉香的香料来自沉香木中，木质沉重，颜色深暗，且有病害的部份，因饱含树脂，故香气馥郁。这种由病态形成的芳香木质可呈人形或兽形之状，最罕贵的是作仙人形的黑沉香。”

四人均听得心有所感，傅采林有着绝不完美近乎病态的长相，佣是这张脸孔的拥有者却创出完美的奕剑

术，事事追求完美。

侯希白吟唱道：“袅袅沉水烟，乌啼夜阑景。曲沼芙蓉波，腰围白玉冷。”

歌声在夜空下回旋缠荡，绕月不去。

不但众女听得神往，傅采林亦动容道：“唱得好！”

终于张目往侯希白瞧来。

四人又看呆了眼。

原本因翕聚而显得局促和比例不当的五官，竟一下子像蜷曲的人舒展四肢变成昂藏汉子般，整张脸孔立时脱胎换骨般化成极具性格的形相，虽然鼻仍是那个鼻，嘴仍是那张嘴，眼仍是细而长，额过高颌较朝，可是此时凑合起来后再不难看，令人感到极美和极丑间的界线不但可以含糊，更可以逾越。而造成如此效果的最大功臣，肯定是眼眶内灵动如神的一双眸珠，有如夜空上最明亮的星儿，嵌进恰如其份的长眼内，天衣无缝。

傅采林像适于此时活过来般，目光落在与傅君端只是一枕之隔的寇仲脸上，淡淡道：“我欢喜沉香，非只是因它的香气，而是它令我联想到大地上生命最大的恩赐，少帅可愿一猜吗？线索就在沉香两字上。”

徐子陵心中涌起孺慕之情，不但因傅采林是傅君端的师尊，更因傅采林双目内闪动着那永恒深邃对生命无

限恋栈的神采。自出道以来，他还是首次遇上如此的一个人物。

寇仲却心叫不妙，傅采林原来是这么爱玩问答游戏的，不过总好过动刀动枪，问题是在不知答不出或答错的后果，会否是被逐离场，忙道：“大师千万不要叫我作少帅，若论关系……嘿！”见到对面坐在侯希白不远处的傅君瑜狠狠往他盯来，及时改口道：“我只是后进小辈，叫我小仲便成。哈！沉香沉香，我联想到甚么东西呢？”

目光投往身旁的傅君嫱，灵机一触哈哈笑道：“当然是像嫱姨般的美人儿哩！人说女儿香嘛！”

傅君嫱鼓腮怒道：“你再敢唤一声嫱姨，我就斩掉你的臭头，看你以后如何多嘴？”

寇仲嬉皮笑脸道：“嫱大姐息怒。”

再往侯希白望去，见他露出嘉许神色，信心倍增，向正南而坐的傅采林恭敬道：“小子这答案对吗？”

傅采林似全不介意傅君嫱和寇仲间的争闹，平静地微笑道：“任何问题均可以有不同答案，少帅的答案直接得令我感到欣悦，美丽的女子肯定是上天对人的恩赐。”

转向寇仲左下方的徐子陵道：“你又从沉香联想到何物？”

徐子陵还以为问答告终，正思索三大宗师的分别，如宁道奇的恬淡无为，毕玄崇尚武力和战争，那傅采林肯定是对生命的追求、体会和好奇。

闻言一愕后，沉默片刻，一个意念浮现脑际，答道：“若要沉香，须有水才成，大师指的是否水？”

傅采林出乎四人所料的双目射出沉痛神色，仰望夜空，以充满伤情的语调道：“你两人均是天资卓越之辈，令我几可重见当年君焯遇到你们时的情景。”

傅君嫱娇嗔道：“师尊！”一副撒娇不依的女儿家动人神态。

寇仲和徐子陵给傅采林勾起心事，顿感神伤魂断，说不出话来，更无暇计较傅君嫱的不悦。

傅采林亦像听不到傅君嫱不满的表示，缓缓道：“水是活命的泉源，生命的根本，是能令人毫无保留赞美的神迹。若水是因，花便是果。像我身旁的金蓬莱，在早春的山野，最先开花的是它，有如美丽的大自然里朵朵红云，美女正是最灿烂的花朵。白日是属于火的，晚夜是水的天地。沉香因超过水的比重，置水则沉，故名沉香，若没有水，何来沉香。”

侯希白仰首深吸一口香气，心神皆醉的道：“不论香气与名字，均是那末动人，素烟思暖降页香，好名字！好名字！”

连跋锋寒也大感得侯希白及时随来之幸，因为四人中，以侯希白的性情最接近傅采林，宛是同一类人，而他自己则截然相反。

傅采林往侯希白瞧去，双目回复神秘莫测的灵焰，微一点头，朝居于另一端地毡边缘，背靠平台石栏，与他遥相对面，目不邪视的跋锋寒道：“自知尔等来长安一事，君嫱在我这一边耳朵说一套，君瑜在我另一边耳朵说另一套。两姊妹还为此不瞅不睬，水火不容，可见这世界因异而生争，生而为人势难避免，跋锋寒对此有何看法？”

寇仲和徐子陵知傅君瑜为他们说尽好话，感激的眼光往她投去，傅君瑜却是木无表情，垂首不语。

侯希白则在饱餐秀色，众高丽美女人人神态恬静，似是非常享受今夜的气氛和对话，只不知她们中有多少人听懂汉语？

跋锋寒双目精光闪闪，迎上傅采林慑人之极的眼神，从容笑道：“正如大师所言，日是人夜是水，日夜水火的对立，正是天地万物推移的动力。作为一个人，其个体是有局限性的。但正因我们的有限，才让我们感受到无限；有对生的体会，才有对死亡的恐惧和认知。个人是有限，扩张却可以是无限。此为跋锋寒一偏之见，请大师指点。”

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由于寇仲和徐子陵与傅采林的关系，这番话在跋锋寒来说算是客气有橙，但仍充满反驳的意味，最后那句“一偏之见”，似在谦逊，更见可圈可点。

寇仲和徐子陵听得心惊胆跳，傅采林说话行事教人难以测度，其怕一言不合，跋锋寒立要捱他的奕剑术。

寇仲旁的傅君嫱低声骂道：“夏虫岂可语冰？哼！无知之徒。”

这几句话该只得两人听到，因是以束音成线的功夫向两人传递，岂知傅采林右耳微微耸张，向傅君嫱瞥上一眼，露出责怪神色，才往跋锋寒瞧去，唇角逸出一丝涟漪般逐渐扩大的笑意。

寇仲和徐子陵暗呼厉害，如此“耳功”，他们尚是首次遇上，由此推之，师公的感官何等灵锐。难怪可以人奕剑，以剑奕敌。

傅采林深情专注的望往嵌挂着美月的动人夜空，悠然神往的思索着道：“你能从人的局限看到无限，已非常人之见。若人能睁开心灵的眼睛、穿透一切贪嗔、迷惘、恐惧、私欲，他将可看到自身和环绕在四局的神迹。不论你如何卑微或伟大、愚顽或智慧，本身都是一个神迹。生命是整个存在的巅峰，众生中只有人有自由的意志，能为自己的存在作出反思，作出抉择。生命同

时包含着有限和无限，觉知自己就是通向认识存在的唯一途径。每一个生命的存在，都是在永无休止的生长和衰败中燃起的火花，生命长河的片段零波。”

四人不由自主随他望往美丽的夜月，生出深刻的感受。

傅采林述说的是对生命和存在的哲思，一种超乎常人的宇宙观，由深黑的星空，到地上的一草一木、白云流水，于其间存在的生命，自身的存在确如他所言的是不可思议的神迹和奥秘。人因受到自身的局限，并不晓得这一切从何而来？往何而去？大多数人的选择是视而不见，埋首沉迷于人世的生荣死辱而不能自拔，只有像傅采林这种智者，才能从认知自己，睁开心灵内的眼睛，看到存在背后谜团。

连跋锋寒也因他的话现出深思的神色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傅采林续道：“自出娘胎后，随着生命的成长变化，我们从迷蒙中逐渐苏醒过来，有如从一个梦醒过来般，踏进此一我们视之为‘清醒’的另一个梦里，随着个人的偏好作出不同生存方式的选择，至乎忽略生命的神迹。可是在每一个人深心之中，我们均晓得盲目地去追求物欲，只是无可奈何的苦中作乐，是生命的沉溺，故常感不足，偏又别无他法。这便是我们此时此刻的处

境。”

顿了顿接下去道：“我的生命一直在寻找某种不得而知的东西，因为它可以为生活带来更深层次的意义。当我注视夜空，又或一朵金蓬莱，甚乎一位动人的女性，我会感到更接近我想追寻的东西。佛陀提出一切皆虚，对比出生命存在的无奈和希望、痛苦与快乐，是觉知存在的方法。我对宗教的兴趣亦止于此，生命的意义只能在内在追寻，外在发生的事，只是内心的一种感受。”

跋锋寒目光转柔，往傅采林望去，长长吁出一口气道：“多谢大师指点。”

徐子陵留意侯希白，后者听得目瞪口呆。心忖在他们四人中，感受最深和得益最大的肯定是侯希白。他与傅采林都是追求完美的人，分别在侯希白沉溺在美丽的本身和形相，透过艺术的手段去捕捉美丽的真貌；而傅采林追求的却是美丽背后的真义，妍丑间的界限更因其超卓的看法和体会而不存在。

寇仲长叹道：“到今夜此刻，我才真正掌握到娘转述师公你所说的‘每个人均暗藏一座悉具自足的宝库’，是什么意思，唉！多少年啦！”

傅君娇出奇地没有立即出言斥责他，只是冷哼一声。

傅采林目光落往寇仲身上，讶道：“你们仍把君嫡视作娘吗？”

徐子陵暗松一口气，至少傅采林没有因寇仲称他为师公而动气，不过傅采林是否不计既往，则仍无任何把握。

因为他更怀疑傅采林是永不会动气的人，故不能以此作准。

寇仲苦笑道：“娘对我们恩重如山，她永远是我们心中最敬爱的至亲。唉！希望师公你能明白，我们没有杀宇文化及而让他自行了断，其中实另有苦衷，绝非我们忘本。”

傅君嫡终按捺不住，怒道：“事实俱在，还要狡辩？”

徐子陵忙解释道：“事情是这样的……”

傅采林举手打断他的说话，神色恬静的道：“你们可知我因何修炼剑术？”

寇仲和徐子陵两颗心立时直沉下去，暗呼不妙，一个对生命有如此深刻和超凡体会的人，自可本着他们无法揣测和超然的意念，修成名震塞内外绝世无双的剑法，更无法预料他会怎样处置他们。

跋锋寒双目亮起来，淡淡道：“愿闻其详！”